

天火龙鳞

中

云中岳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七

“四爷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是志超的口音。

“刚才我在志盛兄家中听到的消息，说你五哥带着阎家的人来了。跟我走吧，难道等他们来这儿抄你的家不成？”

“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四爷……”

“做不了主怎成？狗急也会跳墙，你别傻，好在有三天的期限，来得及。今晚我有事，过两天我来讨回音。”

送走了客人，中海已在厅中相候，低声问道：“志超兄，西山龙虎风云会的住所你知道不？”

“很好找，在西山东麓的永兴场，那是一座大村，过了本村北面的松林，便可看到了，只有八里地。”志超答。

中海故意打呵欠，懒洋洋地说：“我想入睡了，明天我还得赶路呢，你可以到令堂房中问安，这时她大概可以走动了”。

送走志超，他回房坐在床上行功。看看二更将过，他开始结扎，心中不住地想：“天下间姓费的人虽不少，但值得龙虎风云会擒捉的人却并不多，会不会是已入川的报应神费老爷子？明天我得去看看，今晚且先到阎王爷的农庄看看风色。”

他正要动脑筋挑龙虎风云会设在各地的分坛，却难在他生地疏不易找到，无意中管了罗家这件事，总算找出一处分坛啦！

由于他一直乘船，不知外界的事。他不知，这两月来江湖的变化，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而白衣神君和天玄剑一群人，正被龙虎风云会的人穷追猛赶，也发狂似的在找寻他的下落，狂风暴雨已君临江湖。他换了一袭夜行衣，背上追

电剑，窜上瓦面向村西急掠，踏瓦而行如履平地。

田野中没有水，即使有水也结了冰。他象个幽灵般一闪而没。

从松林铺到阎光的农舍只有四里地，在田野中建了一座占地约二十余亩大小的庄子，共有十余幢房屋，很好，庄四周植了不少树木，庄后还有一片菜地和牲栏，晒谷场比房屋的面积还大。以农庄为中心，有五条可通行牛车，便以运送稻谷的道路，以幅射形伸向五方，最远一条向西北延伸，直抵西山下田地的尽头。这五条路是农庄本身的通道，附近没有其他农户的田地，因此算得上是私有的道路，每个阎光的爪牙不许外人在路上行走，如果外人擅自闯入，骂一顿撵走算是最轻的责罚，重的怕有性命之忧，抓住送官治以窃盗之罪，得坐上三五年牢。所以在阎王的田地范围内，凡是能看到的人，如不是他的种田奴仆，便是他的帮手。

中海走上了东南的小径，夜间田野中没有一人，月黑风高，寒气袭人。他展开轻功急赶，四里路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已接近了阎家农庄外围。他猜想阎光不会住在农庄，必定住在城中纳福。

老远便听到农庄中有狗吠声传来，相当讨厌，但他早有准备，毫不在意。

进入庄外的树林，从林隙中发现庄中间有一栋房屋有灯光泄出，他有点困惑。乡村的人习惯于早起早睡，非必要时刻决不让灯光整夜通明，已经三更了，怎么还有灯火？

首先，他必须从上风入庄，用以虎粪所制的避犬药止住犬吠，免得被犬干扰。

正待绕林而走，突然蹄声隐隐从西北角传来，他心中一

动，忖道：“妙极了，人马到来，必可引起群犬骚动，我便可乘机进入了。唔！在村野中乘马，来人必不等闲，我倒得留意来人是什么人物。”

他绕向西北角，蹄声渐近，五匹矮小矫健的马匹从茫茫夜色中驰来，渐渐接近了农庄。

农庄外围未设有墙，房屋却不象一般村庄零落散处，而是一排排形如厢屋的矮房，那是阖家奴仆居住处所，这些奴仆也就是替主人耕种的奴家，人数将近两百名，因此建了八排厢屋供他们居住。

中间是正屋，建有丈余高的围墙。大门内是院子，正屋建有砖阶，大厅的朱漆大门大开，阶上门两侧站着两个家奴打扮的人，厅中灯火辉煌，灯光从内泄出，中海所看到的灯光，正是从厅中泄出的灯火。

果然不错，坐骑接近了庄外，十来条狗全向马匹驰来处云集，狂吠不已。

厢屋中似乎毫无动静，冬闲期间，有一部份家奴被召唤到城里供主人驱使，一部份留在这儿执役事，有事由管事传呼，没有他们任意活动的自由，因此看不到有人现身，每一扇矮门都闭得紧紧地。

中海乘乱进入西面的一排厢屋，利用黑暗的阴影掩住身形，鬼魅似的接近了正屋的西端。

正屋有人涌出，大门外广阔的晒谷场上人影幢幢。

他跃下庙墙，闪身在西廊下的壁角，想透过窗缝看到院子，但却无法接近大厅。向西院看去，他发觉大厅的两侧都建有长长的走廊，明窗紧闭，四下无人，黑沉沉地。

他不必从院侧看来人是谁，到窗下看大厅便可观察到所

要看的景象，便向走廊下一窜，先停在廊柱下藏身。

廊后端响起轻微的脚步声，一个人影手提一根铁棍，走着从容不迫悠闲步伐，向前走。一看便知是巡更放哨的人。

窗下躲不得，他只好在窗上方打主意，而且必须先将这家伙解决，他耐心相候，等放哨的人通过藏身的廊柱下，悄然闪出，用头巾做擒人的工具，从后面跟上，突然勒住了对方的颈子猛然一带，双手急收，将人背起。那家伙在背上挣扎片刻便昏厥了。

勒颈锁喉不能过久，久了便会断气，他用劲十分小心，避免杀人，且不令对方的咽喉受损。他及时将人放下，仍用头巾将人绑在廊柱上，撕块布堵上嘴，如不走近，很难发现放哨的人已被制住，象是倚在柱上养神哩！

他到了窗下，发觉窗上无法容身，没有地方可以用脚勾牢，只好仍在窗下藏身，以指沾口水在窗旁轻轻弄开一条小缝，向内看去。

厅内热流荡漾，放了两个大火盆，左边的大火盆旁，坐了六个人。中间那人穿一袭狐裘，脸色白中泛青，一副被酒色淘虚了的骨架，发青的眼圈，显示出过度地睡不足，坐在靠椅上显得有气无力，一双脚跨架在火盆两侧，靠椅抵近火盆，像要坐在火盆取暖，怕冷怕得太过分，双手抱在怀中，居然还另外抱了一个精致的小火笼。两侧的五个人，一个比一个结实雄壮，带了刀剑，一看便知是保镖打手。

右面的火盆旁，坐了五名大汉，穿了劲装，外罩羊皮袄，大马金刀地坐在靠椅上，不时端起身旁放在小几上的茶杯送至口边。中间为首的人长了一双暴眼，厉光闪闪。长马

脸，勾鼻薄唇，下颌突出，腰上系着一把长剑。五个人膝上都捆了一条马鞭，一看便知是刚才入庄的骑士。

外面在窗下偷瞧的中海，对厅中的人甚是陌生，但看神情这些人之间气氛有点紧张。酒色过度的家伙显然是主人，对五位来客并不表示欢迎。看光景，似乎在举行午夜重要谈判。

马脸客人重重地将茶杯放回茶几上，盯着主人沉声道：“君翁，难道说，你毫不考虑抗命的后果么？”

主人被称为君翁，一听便知道是主人阎君祥。他瘦峭的颊肉略一抽动，扫视五客人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敖兄你的话是否说得太严重些？什么叫抗命？谁又成了我阎君祥的主子了？真是莫名其妙？”

敖兄冷哼一声，脸色一变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既然参加了本会，自应受本会……”

“住口！谁参加了你们的龙虎风云会？”阎光不客气的叱着，稍顿又道：“当初阎某与贵会宇文仲所谈的条件，是阎某不接受贵会任何一个人的干扰，只答应用钱支持贵会，其他一概免谈。三个月来，阎某已先后交付给宇文仲白银二千四百两，但阎某却未得到贵会半分好处。哼！不料你们却得寸进尺，居然狮子大开口，一要就是三千两，还要阎某亲自到西山参与贵会的大会，要将所有的保镖和护院交由你们支使，岂有此理，还不是等于解除阎某的武装，夺去阎某的家当驱使阎某替你们做跑腿小卒奴才么？未免欺人太甚。”

敖兄冷冷一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君翁，你没忘了吧？谁支持你在四邻谋夺田地？谁支持你在县境各处放印子钱阎王

债？请暗中保护你在江湖不受凶神恶煞的侵扰？哼！你忘本啦！这都是本会弟子替你撑腰的结果，你却不知感恩……”

“笑话！阎某在定远两代富豪，六十年来皆是附近五县的首富，谁不知阎某是当地的两代豪绅？贵会在本地生根不足半载，没有贵会，阎某不会少赚半文，有了贵会，阎某不但没多赚一分，还平白奉送了白银两千四百两，你认为阎某的银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阁下的人又给阎某多少好处？阎某之所以会和贵会打交道，用意是彼此和平相处，以免两虎相斗两败俱伤而已，看来，你们并没有和平相处的诚意，而是想将阎某赶出定远。用心阴险已极，把阎某看成三岁小儿。告诉你，再欺人太甚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哼！你们少想歪主意，不要迫阎某挺而走险，阎某在重庆顺庆两府登高一呼，召集一万人决不会有困难。两府的官兵，尤其是两府的文武官员，都会支持阎某，真正闹将起来，你们决不会占上风。阁下回去告诉宇文仲，叫他三思而行。结会也好，组帮也好，这些都是亡命之徒家无恒产，而又梦想一步登天的人所为，阎某却不是这种人。阎某活了五十岁，花了多少心血方能有今天的成就。你们纠合了几个游手好闲，只知吃喝，不知凭双手规矩谋生的流氓，便想将阎某的身家性命一把抓住，未免太妄想了。诸位，请吧。要钱，没有，要命，来拿，看谁可以要谁的命。”

敖兄缓缓站起。阎君祥的五名打手也冷笑着推椅起身。

敖兄扫了对方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好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阎君祥将茶杯摔在地上，“砰”一声茶杯粉碎，沉声道：“一言为定，今晚子时正开始，彼此放手一拚，还有一刻时辰，你们必须及早离开，不然恐怕得埋骨田野。”

放兄左手一名尖嘴缩腮的人，堆下笑站起说：“君翁，请不必冲动，慢慢谈，慢慢商量。”

“哼！你们欺人太甚，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阎君祥冷笑道。

“君翁，话可不是这么说。不错，咱们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亡命之徒，但也不能说对阎爷毫无帮助呀！像这次谋夺松林铺罗家的田产，不是咱们替你造成的机会么？”

阎君祥嘿嘿冷笑，说：“阁下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何必在阎某面前耍花枪？贵会在西山永兴场的秘窟距县城太近，已经引起官府注意，要在三个月内，在松林铺设香坛，利用阎某出面，此后将在三个月内将松林铺的人赶走。表面上看，我要田你们要村，倒也公平合理。可惜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操之太急，想将这两载的事，在半年内加以解决。更得意忘形，迫不及待的向阎某现出狐狸尾巴，要加紧控制阎某，迫阎某入会上钩，以为将来阎某一旦是贵会笼中之鸟，金银财宝田地全是你们的了，替我谋夺田地，还不是你们的？哼！你们简直是在做梦。告诉你，这一套少在阎某面前献宝，阎某的事，阁下的人最好少插手，彼此平分利润，各得其利，要不然一山容不下二虎，不是你就是我了。既然你们发动在先，那么，阎某也就名正言顺的反击。快吧，不然休怪阎某心狠手辣。时辰一到，敌我分明。”

放兄愤然地说：“郝兄，用不着多说，咱们告辞。”

放兄缓缓站起，仍不死心，说：“君爷，大概你还不知道本会底细，所以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来，本会分坛遍布天下各地，江湖慑伏，武林英雄黑道及绿林群豪望风皈依，海内归心，以狂风扫落叶之势，扫荡那些不肯与本会合作的人。

以成都的永嘉镖局来说，可说高手如云，江湖闻名，同样在一夕之间，冰消瓦解。其他各地的名武师，凡是不愿入会的人，十死其九，幸免的人百不得一。君爷手下的保镖诚然不乏高手，他们对江湖事自然不会陌生。早年武林中有三大高手，号称宇内三大高人，其中之一叫缥缈仙子，剑下超尘拔俗，目下怎样？她隐居成都彭县五龙山下木连花苑中，两个月前全家遭难，花苑化为火海，成了一片焦土。那就是本会所为。君爷的手下，只是武林二流人物。老实说，想要和本会为敌，不啻以卵击石，尚请三思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注视阎君祥的五名保镖。五名保镖脸色变了，彼此互相打眼色。

阎君祥虽也心中发毛，但口中仍说：“阁下，你吓不到我姓阎的。三月前阎某已作了妥善安排，在两府派有专人与官府秘密取得联系。只消舍下有些风吹草动，必将大兵压境，贵会在两府中的秘窟香坛，早已在官府秘密监视之中。我不信你们这些乌合之众，能与官兵为敌，不然你们早就开始造反了，阎某与那些所谓江湖人物不同，他们是一盆散沙，而且自命英雄，讲究英风豪气，凭匹夫之勇和你们争强斗胜，阎某不是这种人，不信可拭目以待，不消三天，永兴场如果不化成瓦砾场，我阎某就不配称定远阎王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君翁是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了。”

“那只能怪你们欺人太甚。”

“别无商量了？”

“商量是有，那就看你们的态度了。阎某并不想和你们决裂，不然也不至于接济你们两千四百两银子。”

“那么，依君翁的意思……”

“阎某决不接受贵会任何人指使，贵会也不管阎某的事。”

“在下定将君翁的意思转达。至于钱……”

“阎某再赞助白银千两，不然免谈。”

“好，在下返回西山回复分坛主，大概不会有其他枝节。但兄弟还有一事相求，尚请君翁成全，可好？”

阎君祥也许对龙虎风云会有所顾忌，冷冷地说：“除了钱，阎某不再作任何让步，只要能在互惠之下办事，阎某当然不想令阁下失望，说吧。”

“本会擒到一名江湖名人，目下囚禁在西山，三天后有高手赶来将人押送至湖广。这两天劳驾府上的八猛兽至西山相助一臂之力，防范那人的同伴前来救人。”

阎君祥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贵会不是说高手如云么？用不着我的人吧。”

郝兄堆下一脸笑，说：“本会的人目下不在西山，一时之间不易抽出人手，是以不得不借重君翁的鼎力，尚请……”

“话可要说在前面，八猛兽只能去四个，同时，我的人不受你们控制，只在贵秘窟外围把守，不然……”

“好好，就这么一言为定，在下立即返回西山回复字文兄。打扰了，夜已深，在下告辞。”

阎君祥推椅而起，说：“我相信尊驾能作得了主，就此一言为定。请上复字文兄，松林铺的事请不必插手，一切有阎某负责，我要回你们要村，操之过急反而生事，引起官府注意，彼此都不方便，阎升，送客。”

在窗外偷听的中海，挟起放哨的人火速离开，展开轻功

急急出庄，向庄西北如飞而去。

他听敖兄说缥缈仙子木莲花苑被击，仙子全家被杀，不由心中发冷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原来毒娘子大举入川，带来六指琴魔偕行，专为对付缥缈仙子而来，却要小襄王一群人在各地故意生事，吸引江湖人的注意，以松懈对方的戒备。缥缈仙子一死，长春子去了一个劲敌，假使四绝秀士确已不在人世，日后只有寄望在他是否可以将两仪心诀练成了。

敖兄和四名同伴在晒谷场扳鞍上马，出庄向西北的村子急驰，直待驰出两里地，方放松缰绳。五匹马并辔而行。一面小驰，敖兄一面咒骂，向左乘的郝兄恨恨地说：“郝兄，你看，阎老狗的态度，根本没将咱们放在眼下，他凭什么和咱们分庭抗礼？你今晚太过示弱，更助长了他的威风凶焰。哼！我忍不下这口恶气。”

郝兄嘿嘿一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敖兄，你这种毛脾气实在要不得。俗语说——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和他硬撞，有何好处？又说——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咱们就算让两步，又有何妨？”

“我反对让步。”敖兄仍狠狠地说。

“敖兄，你说，阎老狗比永嘉镖局强多少？”

“哼！凭他也配和永嘉镖局比？”

“这就对了，永嘉镖局尚且复亡，他阎老狗算得了什么？他倚仗有钱，可以收买象八猛兽一类的人替他卖命，咱们只消在三天后会中高手赶来时，不难将八猛兽一网打尽。他买动官府，了不起动官兵前来壮胆，咱们最多暂时撤出西山，官兵能永远在定远住扎么？你真傻，何必和他们闹翻？过了这三天，只消咱们的人一到，先除去他的爪牙，他还能

不乖乖就范？老实说，我反对宇文大哥操之过急，狗急也会跳墙，万一他将金银散掉，咱们岂不落空？今晚闹翻了，他不但提高警觉，恐怕……”

他不再往下说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敖兄大为不耐，催促道：“郝兄，你说恐怕什么？”

郝兄扭头向后面注视片刻，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恐怕他派人杀咱们灭口，这时离庄已远，可以放心了。”

“他敢？”敖兄愤愤地说。

“他为何不敢，杀了咱们，然后连人带马往田底下一埋，一可灭口，二可做明春的肥料，咱们岂不冤枉？”

“他不怕本会找他问罪？”

“他不承认咱们来过，凭什么问罪？”

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他……”

“有钱可使鬼推磨，厅中的人包括接待的人，不足二十人，全是他的心腹，谁会知道？即使知道也是一年半载以后的事了。”

“哼！凭他几个人也留不下咱们五个人。”

“别忘了八猛兽。”

“八猛兽在城里他的府第内。”

郝兄嘿嘿笑，说：“敖兄，你真是胸无城府的家伙，阎老狗摔杯时眼中的杀机，你居然没看出来。你说，他为何要在农庄接见咱们？他鬼精灵，咱们香坛已被他派人渗入，消息灵通，有备无患，这附近鬼影俱无，全是他的田地，易于杀人灭口，万一闹翻，他必定暴起发难。八猛兽是他的护身符，他还能不带在身旁？在摔杯时，他已不怀好意，显然示意藏在后厅的八猛兽候机动手。要不是我及时让步，恐怕此

时已躺入田底了。”

敖兄打一冷战，扭头回望，后面黑沉沉的一片，道路笔直，尚可看到三四里外农庄中昏黄的灯火后面没有任何人影。他扭转头，悚然地说：“不错，这老狗的确是阴狠险恶！他会不会派八猛兽追来呢？”

“不会的了，他对互惠二字深具信心，他不会放弃利用咱们谋夺松林铺肥田的机会的。再说就算他派人来追，也追之不及了。”

最右侧一骑的骑士突然接口道：“郝兄，老狗不会先派人埋伏么？”

“不会吧？”郝兄不大肯定的答。

敖兄突然打一冷战，抽着冷气说：“不对，真是不对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郝兄问。

“我感到心中发冷，有点汗毛直竖的感觉。”

郝兄嘿嘿怪笑，笑完说：“十二月天冷死羊，怎能不冷？”

“不……我……我似乎感到什么不对劲，像是大祸临头似的。前年我在府城做案，被人戮了两刀几乎丢掉老命，挨刀之前，我就有与今晚相同的感觉。”

“呵呵！敖兄，别疑神疑鬼了。咱们加上一鞭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敖兄突然惊叫：“咦！那是什么？”

月黑风高，前面是一望无涯黑沉沉的田亩，有些田中有水，结了薄冰，隐约可看到前面从西山麓村庄反射过来的微弱灯光，视界可及一二十丈外。

前面十余丈的道路当中，不知何时出现一个黑影，众人心中发毛，本就有点心虚，发现了黑影，不由自主勒住了缰

绳，定神看去。

黑影站在路中，屹立不动，像个突然出现的幽灵，只能看到模糊的形影。

“走，也许是稻草人。”郝兄低声说。

五匹马徐徐向前靠，近了。

蓦地，黑影上端向上升，升高了一半以上。

“我的天！鬼！鬼！”左面的骑士骇然惊叫。

“沉住气！”郝兄口中虽在喝叫，其实他的心中也在发毛，黑影本来就够高大，不下八尺，再升高了一半，已超出丈二三，如果是人，那会有这么高？

敖兄干咳了一声，吼道：“管他是人是鬼？用马冲他。”

“对，冲！”郝兄叫，“叭”的一声加了一鞭，马儿狂奔而上。

五个人心都有点虚，怎能说冲便冲？敖兄第一个驱马冲出，郝兄却落后了一乘，后面三个人只有一人冲出，另两个还不知所措。

冲近至五六丈，黑影的上半段突然飞出，向冲得最快的敖兄凌空飞扑。

敖兄大惊，百忙中拔剑猛挥，发出一声怒吼。

下半段黑影像是鬼魂般一晃便至，比上半段还快一步，手中铁棍一伸，从马左侧一闪而没。

“啊……”敖兄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叫。

“砰！”上半段黑影被敖兄的剑刺中，急冲在马上，与敖兄在马上相撞，马儿向前狂奔，两人却飞坠马下。

说来话长，其实变化宛如电光石火，落后一乘的郝兄本

就心虚，突见前面黑影飞起，惊得手脚发软，如果不是鬼，怎会分为两段的？这瞬间，惨叫声入耳，他心胆俱裂，鬼是无法抗拒的，心中一慌忙，滚坠下马。

“噗”铁棍在他刚滑下鞍的瞬间，劈在鞍上，鞍裂成两截，马儿一声长嘶，砰然冲倒在地，把他带出丈外，跌在路左的田中。

黑影像阵狂风，迎着第三匹马就是一棍，“噗”一声马首开花，仍向前冲。

黑影向侧一闪，棍刚一挑，马上的骑士背心挨了一记重击，“啊”一声惨叫，向前一仆，连人带马冲倒在前一匹马尸上，像是倒了一座山。

后两骑的骑士刚想加鞭，突然警觉地拔剑下马。前面有两匹死马两具尸体，还有飘动着的黑影，想用马夺路，势必登天还难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下马拔剑戒备，看看黑影是人还是鬼。亡命之徒对鬼并不怎么害怕，面对危险生死关头，他们便会为活命而斗，将神鬼都抛到脑后了。

黑影是中海，他在农庄就打定了主意，要挑起龙虎风云会和阎君祥火拚他好从中取利。

当下作了个周详的打算，先到距农庄三里地的田野埋伏。按路程，这儿距西山只有里余，距农庄却有三里，现场距西山近，天明时必可先被龙虎风云会发现，不怕阎王的人抢先一步前来毁尸灭迹。同时，他准备留一个活口，因此放过了第三骑的郝兄，让姓郝的躲在田旁，不加追杀。

他将在农庄所擒的人带来了，留一个尸体作证，那么，阎王即使跳在大江里也洗不清嫌疑。

五个人已宰了两个，另一个教兄刺杀了他从农庄带来的

人，受伤坠入路旁的田沟中，正躲在那儿喘息，已近临死境。

他先前带着俘虏在路中等候，等五人接近时，方徐徐将俘虏高举过顶，看上去像是平空高了四五尺，装神弄鬼，把五个恶贼吓住了。敖兄驱马冲上时，他将俘虏抛出，人亦前扑，只片刻间便击毙了两人，伤了一个。

剩下的两个人拔剑下马，他心中大定，用不着急急进招了，只消对方不骑马逃命，仅可慢慢地收拾他们。

他事先已用头巾蒙上了脸，只留着一双眼睛在外，不用追电剑，就用夺来的铁棍做兵刃。

他堵在路中，单手持棍，一步步向前欺近。

两贼有点毛骨悚然，将剑伸出，吃惊的向后退，持剑的手不住发抖，左首的人胆子大些，一面徐徐后撤，一面壮着胆大喝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站住？”

中海仍一步步接近，发出一阵阴森森冷笑声，笑声不高不低，在呼呼寒风中，令人听来特别刺耳就像是荒野鬼哭，毛骨悚然。

右面的人吸入一口长气，低声说：“是人，颜兄，咱们拚了。”

中海怪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老兄们，不错，是人。今晚你们来了，不用回西山了，留下来算了。”

颜兄胆气一壮，不退了，沉声喝道：“阁下，你是阎君祥的人？”

“你料对了，阁下。”中海答。

“贵姓大名？”

“何必问呢？反正你们活不了啦，到了阴府，你们自会

知道我是谁了。”

“你是八猛兽的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！上。”中海冷叱。

“颜兄，并肩上。”右面的人大喝。

颜兄向侧靠，低声道：“商兄，咱们不能全留在这儿，你阻他一阻，我赶回西山报信。”

商兄冷哼一声，不悦地说：“颜兄你何不阻他一阻？我的轻功不行，得先走一步。”

中海怪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若教你两人走了一个，岂不带来天大麻烦？今晚你们五个人全得埋骨此地，谁也别想生离。”

颜兄心有不甘，突然大喝一声，挺剑急冲而上。冲了三步，蓦地向侧斜掠，奔入了田野。

颜兄以进为退的诡计，瞒不了同伴商兄。商兄根本不进，向左侧田野撒腿便跑。

中海早已料到他们都不愿找死，必定分左右而逃，右手持棍，左手已暗挟了一把飞刀，正待发出猛地醒悟，目前不宜使用飞刀，以免太早暴露身份，当下收了飞刀，向右一闪，拦住了向左逃的商兄大喝道：“那儿走？留下命来！”

喝声如沉雷，商兄本就心中发虚，心头一震，脚向下沉，一脚踏在浮冰上，“叭”一声冰碎脚就沉，身形也就不稳。

中海所站处是田埂，一棍扫出。

商兄百忙中举剑急架，拚命自保。

用剑去架铁棍，极为不智，但他已别无选择，临危拚命，“铮”一声暴响，剑失手震飞三丈外。